

正續
歐蘇手簡

續篇

全

津田文庫

文庫 1

1698

2



歐蘇手簡續編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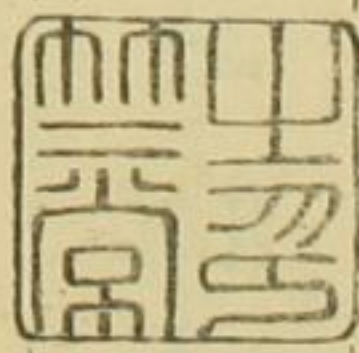
倭人之學子文猶林之人之學子齊語耶
必先齊其語而後可以及古矣譬諸
登山輩人自林麓而上倭人則先
踵其林麓而後可以論上矣不亦難乎
向吾叙歐蘇手簡畧其其意以平
有益於初學也頗於于世於是乎

松本幼憲更就三集擇取其有益者
數十百首六將梓而行之可謂力矣
余嘉其志復以之學子之不可
已也如斯

寬政丁巳二月

淡海竺常撰

永忠成書



歐蘓手簡後編卷上

松本文庫

平安 松本慎幼憲編輯

廬陵先生

與韓忠獻王

某頓首啓自明公進用雖愚拙有以竭其思慮效萬
一裨補之而久無一言甚可責也今竊見國子監直
講梅堯臣文行知名以梅之名而公之樂善宜不待
某言固已知之久矣其人窮困于時亦不待某言而
可知也中外士大夫才議皆願公薦之館閣梅得出
公之門一美事也公之薦梅一美事也朝廷得此舉



區耕手簡後錄 卷之二
一美事也某不敢以一言而讓三美故言之雖公而不敢洩公賜擇焉惶恐惶恐

又

某啓不奉顏色忽已經旬霜寒伏惟台候動履清福竊承表啓累上聖意決不少疑量斯勢也似非辨說可入莫且當勉屈高誼兼副中外人情否某衰病最宜先去者尚此遲疑矧公繫國體重豈可輕議昔人歎好事難必成皆此類也且夕瞻近姑此以道愚見幸高明裁察也惶恐惶恐

又

某啓早暮遂涼伏承台候萬福昨日辱以相臺園池記爲貺俾得拭目辭翰之雄粲然如見衆製高下映發之麗而樂然如與都人士女遊嬉於其間也榮幸榮幸畫錦書刻精好但以衰退之文不稱爲慚而又以得託名于後爲幸也衆篇一時盛事往往佳作咸得珍藏豈勝感愧昨夕偶數客坐中不時布謝皇恐皇恐謹奉此咨啓

又

某頓首向嘗以拙惡應命深愧唐突乃蒙不鄙以之刻石得子履鉅筆錯之佳處因公勝迹託附之傳某

為榮幸多矣感惕感惕某近秋冬以來目病尤苦遂不復近筆硯小詩亦不曾作心志蕭條但思歸爾承諭臍腹多不調更乞節慎飲食酒能少戒尤佳某一不飲遂不復思無由少侍談席區區不布萬一

又

某啓冬候凝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十二日所遣人至伏承賜書誨諭勤勤且榮且感嗣以近製石本俾之拭目信所謂未有不求而得之者則前之干請誠不為非也惶恐惶恐公之德業固已偉然於當世矣而今以文章筆札垂示不朽伏讀展玩之際回思

窮邊武俗耳目乍此炫耀其喧傳驚動宜如何哉後世之見者想公為人魁傑雄偉又宜如何哉說者謂天不以全美賦人某不信也某自夏入秋苦於親疾以故久不修問謹因人還附此為謝伏惟幸察

又

某啓冬序始寒不審台候動止何似竊承懇請之堅遽解機政處大位居成功古人之所難公保榮名被殊寵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讒謗自止過於周公遠矣然而朝廷慮則元老遽去私自計則孤危失恃此不能不惴然爾其他區區非筆墨所可既惶

區新集卷之二
三
恐惶恐

與富文忠公

某頓首白彥國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名致書蓋相別後患一大疽爲苦久之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怪彥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下相別時屢邀聖俞語謂書者雖於交朋間不以疏數爲厚薄然既不得群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

當時相顧切切用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馬朝西而書父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而吐之何邪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爲俗累牽之不能勉強向所云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爲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尚尔至絳又可知其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一可語者思得足下一書不啻飢渴故不能不切也秋暑差盛千萬自愛

又

某頓首啓迹馳賀懇少布私誠伏承大旆已及近郊道路盛暑竊審台候萬福實慰區區瞻跂之勤朝廷

新有大故時事多艱奮德尤臣與國同體馳騎奔走
不惟出處之節得宜與來者為法康時濟物愚智所
同有望於馬首之來也餘如前書所述也旦夕當得
瞻見顏色第因張師遠行不可無書謹奉手啓咨問

與杜正獻公

某啓仲夏毒熱不審相公閣下尊體動止何如某昨
蒙恩自滌徙揚揚古名都嘗多鉅公臨治憶為進士
時從數晉公自南還舟次郡下遊里市中但見郡人
稱頌太守之政愛之如父母某時尚未登公之門然
始聞公之成德矣因竊歎慕不已以為君子為政使

人愛之如此足矣然不知公以何道而能使人如此
又不知使已它日為之亦能使人如此否是時天聖
六年冬也去今幾二十年而幸得繼公為政以償夙
昔歎慕之心而其材薄力劣復何能為徒有志爾相
公道德材業著于天下一郡之政不足多述因小生
之幸遂以及之聊陳始末不覺言繁恐悚拜見
未由伏惟為國自重

又

某啓前月初專於郡中借人拜問不謂至今不達必
以大水為阻急足至伏喜秋來台候萬福得贊善書

承頗多故亦云微恙今必已平康諒煩台慮也寵示
寄君謨唱和詩并梅書豈勝珍荷梅君窮困脫遇真
知不爲否也某此苟活但華事未有涯大事惟此固
難容易自秋來忽患腰脚醫者云脾元冷氣下攻遂
勉從教誨食肉古人三年不食鹽酪誠有愧也不孝
不孝延陵葬子孔子猶往觀之蓋君子於哀樂喜怒
必有可觀以爲人法也今世士人居喪不及處多風
俗久弊恬不爲怪心常患之不意自犯名教然存身
亦以奉後此蒙寵誨之意也荷見憂愛至深不覺言
多死罪死罪某上

與呂正獻公

某啓昨晚辱教答承齒疾尚未平若苦不敢勸酒莫
可略枉顧否蓋欲少接清論不主於酒食物亦令減
滋味也矧茲疾某亦嘗苦每蒙寬假也更此咨啓

與程文簡公

某頓首啓依戀之懇略布具前大暑中特煩眷接累
日連夕不見勅色私懷感著非一二所可陳舟行病
酒累日不解府人屢還皆不能奉啓纔過長平遂苦
大熱比及都下俗狀益勞瞻想清宴其可再得餘當
續具咨白茲少叙依依不悉

又

某啓忽忽久踈奉問近以被命出疆初緣持送御容須一學士同列五人皆以曾徃遂不敢辭繼以虜中凶計義益難免然冒風霜衣皮毛附火食麪皆於目疾有損亦無如之何比者當馳問示諭柳湖嘉致誠願有所述以姓名附見為榮北行馬上當得抒思偶秘書飯省顧治行計隨分牽率鄙懷不能盡萬一

又

某啓辱賜問并錄到贈告屢煩台聽悚仄可知所要碑文今已牽課衰病無餘言無倫理不足以揚先烈

愧汗而已某自病起益疲不能復奮豈遂衰邪碌爾處此思去未果但思明公柳湖春色不得陪俊騎為恨爾大用猶替時事多端思見奮德物論如此非諛也未間樽俎為適亦有嘉趣臨紙區爾不能盡惟冀為國自重

與蘓丞相

某啓拙詩趨韻有梅二之業病無其工也早來許行香後見過何為復輟所欲示者何事來日能見顧否行香後乘涼枉顧作一盃飯奉待却有絕品茶數種可試若所說事不妨時幸就近約介甫同來為幸惟

區集手札卷之二
以方上號請告不敢聚飲爾其他竝無害批示某再拜

與吳正獻公

窮承懇章屢上而中外瞻矚方切恐未能遽遂高懷也近叔平自南都惠然見訪此事古人所重近世絕稀始知風月屬閑人也呵呵有會老堂三篇方刻石續納兒子在宅叨聒感愧感愧

又

某啓多故稍闕致問辱書感愧新正竊承動履休福貴眷各安某與兒婦等幸如宜第苦殘衰齒牙搖脫飲食艱難殊無情況示京西忽已踰年承見諭謹當誌在下懷也過年賓客書題全集日益區區修報草率不以爲罪春和惟以時慎愛

與吳正肅公

某啓一兩日不奉見伏惟體候清佳孫明復春秋文字知在彼傳錄欲告借一兩冊或彼中已寫了者若或未寫到者皆得此中一二筆吏閑坐必不久滯某遂赴班荆忽忽五七日不相見謹此不宣

又

某啓在告久不瞻顏采頰涼伏計德履康裕某病體

得涼漸愈思欲朝參以奉言晏而假故須初三日可
出昨見新制京朝官不自下文字令審官舉行磨勘
朝士啣_二皆爲不使其亦思之有數節未便蓋爲害
甚廣然不知長文曾留意否始初莫與建議否欲有
所陳未敢先此咨問幸思而見教

與趙康靖公

某頓首啓初夏已熱不審動止何似鄆去京師不爲
遠而叔平在外宜日走訊問候興居而動輒逾時雖
云人事區_二實亦可責也某昨衰病屢陳蒙恩許解
府事江西之請未獲素心而疲憊得以少休豈勝感

幸卜居城南粗亦自便自在府中數月以几案之勞
僥損尤臂積氣留滯疼痛不可忍命醫理之迄今未
愈天府孰不爲之獨衰病者如此尔東平風物甚佳
爲政之暇想多清趣更冀爲朝自重以俟嚴名遞中
謹奉此有懇如別幅

又

焦千之秀才久相從薦行之士也昨來科場偶不曾
入其人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妻子寄食婦家_二無
所之往時聞鄆學可居所資差厚可以託食而以郡
守貴候難以屈迹今遇賢主人思欲往託竊計高明

必亦聞此但鄆學難居今已有人尔若見今無人則
焦君不止自託其於教導必有補益亦資為政之一
端也更在高明詳擇可否俟有寵報決其去就也謹
於遞中布此懇

又

某再拜自承榮遂挂冠之請日欲馳賀而病悴無堪
事多替廢其如不勝欣慕瞻仰之誠也即日隆暑伏
惟台候動止康福竊惟宴間之樂大愜雅懷回視塵
瑣必深閱歎也某衰病日增尚此遷延為愧不淺然
亦不晚必能勉追高躅也瞻見未涯惟冀頃時如重

又

某啓自退居杜門人事幾絕養成踈慵稍闕拜問塗
中忽辱書頓慰岑寂兼審經寒尊候萬福某衰病如
昨日疾尤苦殊不少損茲亦老年常態尔閑居之樂
無待於外而自足處多惟朋舊相從為難得自安道
得請南臺竊思二公物外得朋之樂不勝羨慕所承
寵諭春首命駕見訪此自山陰訪戴之後數百年間
未有此盛事一日公能發於乘興遂振高風使衰病
翁因得附託垂名後世以繼前賢其幸其榮可勝道
哉在公勉強而成之尔餘具別紙

與馮章靖公

某啓昨自罷煩劇卜居城南少獲休息然猶此盤桓未遂決去正以唐史將遂終篇然亦不過秋末時事爾廬去京師不遠計可備聞難於紙筆具道也當世據名藩優游文史自足爲樂其餘一付公議但朝多賢士而獨在外相知之私立欲公來歸之速爾某衰病俱攻去心甚速諸公察其實然而未肯決然放去奈何奈何原父雖歸子華作憲明友益蕭索當世尚壯及時讀書行樂此外稍隙時當得數奉問太契更冀自重

又

某啓承惠寄碑刻既博而精多所未見寡陋蒙益而私祿頓富矣中年早衰世好漸薄獨於茲物歛嗜尤篤而俗尚乖殊每患不獲同好凡如所惠僅得二三固已爲難而驟獲如是之多宜其如何爲喜幸也濟叔公議猶屈乃吾徒之責未嘗少忘于懷而造物者第與衆人同爲嗟歎而已豈賢人君子享否有命殆非人力能致耶雖然敢不竭力辱諭感愧感愧承專遣人至教召問其還期每云有故未歸遂且於郵中附此俟渠行別當奉狀也

與王懿敏公

某啓自承有益都之命必謂來朝當得相見不意遂
尔西行寔增怏怏又聞闕遠却於沿路盤桓深欲奉
狀以莫知旌旆所止不審即日春寒尊候如何計以
仲春至鎮在路亦不久留成都風物非老者所宜仲
儀雖為同甲然心意壯銳諒可為樂難以病夫侍度
也諸賢在外者為復來歸獨公遠去相見何時某非
文於此者然素志未遂心往形留因指使來辭得附
書新春為國自重

又

某啓區區不得數奉言宴可勝瞻勤昨日以疾病發
動告家居不知賢郎寵過今日見二公言請許此實
仲儀附就秉鈞者當以為漸尔然佳郡不遠且少盤
桓聊為偃息也某衰病漸不能文更見揚樂道長往
同甲勾落太半矣深思一作重處未有去端爾客多
偷隙作此簡鄙懷欲述者多不覺怵怵

與王懿恪公

某啓日思奉問別後人事益多端倪但見邸報知己
禮上秋冷道塗貴眷各安某幸如常昨受命使北初
欲辭免盖以目疾畏風寒兼多著綿毳衣服不得其

如受勅之日北人訃音已至由此更不敢辭因改爲
賀使行期頗緩正在嚴凝與君賦行時無異也家中
少人照管且移高橋去薛家稍近然公期管勾往來
須及百餘日但得回來耳靜便是幸也呵呵自大旆
西行羣議遂息請無過慮也佳時美景臨觴之樂不
可涯得失外物可置而勿問其餘達識以道消息故
不待言也

與執政

某再拜啓仲夏炎毒伏惟台候万福某以官守居外
具瞻之地非時不敢通問今迫以懇悃不能自默某

衰病累年中外具察不待煩言自去冬漸難勉強遂
有壽陽之請而朝恩未許間以接奉春陽攻注眼目
服藥過度渴淋復作遂不能支自三月下旬在假亦
兩曾奏知不期於病告中忽蒙此恩選事出意外莫
不驚憂竊意朝廷必以居東逾歲別無大過遂以爲
可委尔其如東州祇是尋常一大郡無兵馬無邊事
又幸豐熟其如老病諸事曠廢處言知極多而過往
不察其詳反以廢職爲少事此其可笑者也并晉一
路外隣二敵使某不病亦不敢當况廷悴不能策勵已
具劄子細陳乞免此誤恩敢望台造察其誠實其餘

區二常談難信之語更不復云惟早賜允俞免再三煩瀆則大造也不宜

與王文恪公

某頓首啓昨日州吏行嘗奉訊徐君來具道相見甚慰所懷某此幸郡小事稀苟見者稍息心此亦安然矣自到此公私未嘗發尺牘惟有書來即答餘外惟自藏於密但時有二三文字此事吾徒斷不得爾進取不可干大禍患當避自餘愛惡豈能周血到此極無事所恨漸老益懶墮空過歲月不曾成頭段著得些文字五代史近方求得少許所闕書亦未能了人生

多因循已十三年矣足下幕中苟有著述無惜寄示李習之文字序附上冬冷保重

又

某年齒日加衰殘日甚理所宜然不足多怪昨者蒙上哀憐信其實病免并得蔡恩出而幸兼去賴數程便於歸計再尋前請不遠朝夕承樂道亦有卜居許下之意柴車藜杖歲時往來此自一段美事古人難遂盖公素蘊未施盛年方壯也若某則實難策勵尔與章伯鎮

某頓首急足至郡辱誨以書承臨郡之暇寢味休適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百一十五 禮考一百一十五 十四
可勝瞻慰也示及傳記三本文偉意嚴記詳語簡而
賞罰善惡勸戒丁寧述作之功正爲此尔欽服欽服
某幸閑僻甚可尋繹然獨懶於撰述尔嘉話未卜冬
冷千万保重偃虹隄記勝侯牽強不意敢煩餘暇特
與揮翰荒惡之文假飾傳久感愧感愧

與杜大夫

某啓閑居乏人久不奉問得遞中書承榮侍多福又
知有悼嬰之戚斯事無可奈何惟當自寬上慰慈顏
也臨政之始勞慮想多前曾託姚教授奉問實錄盖
自居憂日苦閑坐無由度景又近日有一閑人頗能

裝裁諒彼視事開決却少暇時以此欲於閑中銷日
也不訝不訝及聞近有悲戚則猶不可以閑事干聒
深誨前言之容易也悚惕悚惕方欲奉疏偶姚教授
介來聊述此冬深保重

與張職方

某啓久不聞問人至得書爲慰不已六月一日從吉
得郡必南正值大熱應須秋初方可離穎簞真病與
懶者所宜珍荷珍荷丁太博却有書一封垂爲致遠
斯人文章君子不幸遭此在憂患中難得信問往來
早爲達之也縣境有好碑試爲訪之別後所收必多

也閑中無物為信慚悚慚悚

與知縣寺丞

某啓自相別後至王司秀才來始一得所惠書承居京師無恙某哀苦如昨近擇得葬地在潁西四十里土厚水深畧依山水向背其餘陰陽家說皆莫能一一如法也卜用今秋恐知恐知示及杜漳州有事令人感涕不已與之同甲內顧身世可為凜凜此人亦能而氣雋宜其與監司違戾然怒者祇能言其率意行事是保無他過矣某閑居無人又不知其所止無處附書信恐知其家屬所居因信切言及千萬千萬徐謝高科今必已決俟見春榜附書也因見伸意某以妻母病家人兒子輩入京相省因得附此不悉已暄多愛不次某再拜

與向觀察

某啓中間辱書承經暑德履清佳深院遐想足下留游河朔忽已數年保塞邊要朝廷寄任之重行第嘉績別膺峻用某衰病無堪待罪西府深愧碌碌秋涼珍愛

與劉侍讀

某啓愚家所藏集古錄嘗得故許子春為余言集聚

多且久無不散已此物理也不若舉取其要著為一
 書謂可傳久余深以其言為然昨在汝陰居閑遂為
 集古錄目方得八九十篇不徒如許之說又因得與
 史傳相參驗証見史家闕失甚多其後京師遂不復
 作適因尋檢少書籍篋得其故本謹以奉呈庶知
 所謂黑鬼者雖老鈍之人媚著然亦不為無益也家
 無他本幸者畢見付某再拜

又

某啓前承示以蜀素俾寫孝經一章書之墨不能染
 尋將家所有者試之亦然遽命工匠治之終不堪用
 豈其未得其法耶幸令善工精治之使受墨可書當
 為汙以惡書也糾察題名不罪以閑事聒耳皇恐皇
 恐

又

某啓媿然炎燎中方不知所以逃生忽辱罷示佳作
 強起疾讀其為清快難以言傳然賦無屬和之理但
 當卧誦以代飲冰咀雪爾某兩日為伯庸趣了誌文
 盖其葬日實近恐悞他事然其為苦不可勝言閑思
 宜為劉義所謂然自此當絕筆雖不能如俚俗斷指
 刺環邀於鬼神以自擔然當自懲艾茲時之勞也方

執筆得少風稍清故能切切不宜某再拜

又

某啓適歸自外捧惠佳篇豈勝欣感偶然之會雖草率而縛於文字遂爲他時故事茲敢不勉也然西齋素患寂寞近方稍葺而原父去此稍遠此俗所謂事無恰好也

又

某承見教以用快太過此誠中其病然平日所常患衆君子多以爲言者也若任責至重未知所爲此有望於公者初未蒙賜也至於簡事爲實爲政之大要

此西人所以蒙惠也若曰外名迹自古聖賢所難莊生之名卓然見於後世若使無迹後世學者何從而師法之蓋莊生之名以彼周孔之名以此皆不能出於名迹之外者第不當汲汲以求之爾不相見久聊此當握手一笑不罪不罪前日饒聖從與景仁介甫清坐終日奉思之外惟以鮮歡相顧屢歎而已恐知其近况故輒及之公來歸未期惟時得數字猶足以爲慰豈以無事爲煩耶

又

某啓昨賢弟行嘗奉狀屬合宮大禮前後事叢遂闕

致問昨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動履
清勝兼復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群兒曹走
問迺翁夜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惡之異如
此安得不為世俗所憎邪其窮達有命尔求合世人
以取悅則難矣自公之西集古屢獲異文并未書集
入錄中以為子孫之藏也幸甚幸甚歲律漸寒惟為
時自重

與蔡忠惠公

某啓遂尔大暄不審氣體何似承已對謝應已漸治
裝無由詣前日劇瞻企荔支圖已令崔慤傳寫自是
一段佳事碑文好者前已倒篋今又於東退中得此
數十本勒李敷送上因出過門為幸不宜某頓首君
謨端明侍郎

與常待制

某啓多病踈懶稍闕致問近兒子自穎還云嘗侍杖
屨喜承經暑寢興萬福兼審尚以足疾未副名命朝
廷禮賢之意甚篤而士大夫延首之望亦勤然君子
出處有道足以鎮止奔競敦厚時俗其功利亦多矣
某尚未得請未遂相從閭巷之間然亦不過一兩月
之頃爾時暑為道愛重

與

某啓前日辱訪別但多愧荷以昭陵虞主未還在禮不當飲酒無由會話少時益以為恨承已登舟節氣遂爾寒凝惟希加愛為禱集古錄序鄙文無足采第君謨筆法精妙近時石刻罕有也薄酒四器聊助待賓不罪輕浼皇恐皇恐

又

某啓辱示二詩誦讀數四意趣深遠所謂朋友講習之益正當佩服何謂迂邪然謂賢而能書為不幸又似過之正宜謂不幸與工同其垂名可也因所示乃

知平日論議猶有形迹愚拙所短固多幸當賜教可也苟有未然却當相難正如此然後為友益矣姑話及此不罪怵怵

與宋龍圖

某啓漸暄窈承體履安和旬休日畧邀在顧家食冀清話少時必不以容易見罪悚悚

與祖龍學

某啓自擇之使還未嘗一得教奉書局之會幸出偶爾遂成鄙句兼邀坐客同賦雖老拙非工而諸君盛作亦聊紀一時之事謹以附遞致誠當擇之西行猶

在齋禁不得瞻違實深為恨暑熱道路不審尊候如何推冀以時自愛

與梅聖俞

某再拜聖俞三哥昨日賢弟至辱寄書并前所寄三書及夢中詩又五百言詩頗於學士處見手迹每一觀之便如相對別後雖尹氏弟兄王三並至然幕中事比聖俞在此時差多蓋東都興造日有須求倉卒供辦未嘗暫休息職此未始得從容聚首獨游嵩事一勝爾然而歷覽中春之遊山水之狀皆如故獨昔之香林萃壑今為槁葉又目前不見聖俞回憶

當時之事未一歲間再至尋見前迹已若夢中又河陽咫尺顧足下若萬千里又曩日恨不得同者尹十二王三今反俱遊而聖俞獨不至人生不一歲參差遂如此因思百年中升沈生死離合異同不知後會復幾人得同不得同也自足下去後未嘗作詩前狂製未及和尹十二去應能盡說此中事故畧不論知與師魯相見少酒為歡值無酒寄去奈何漸寒千萬自愛不宣某白

又

某啓藥簡再至兩承爾諭八老之名誠一時美事然

某本以寒鄉下流後進初學諸君子不知其鴛下業
已致之交遊一旦坐評賢否欲求純雅沉實之名終
不可得而乃特以輕雋裁之是知善譽者不能美無
鹽矣子之評人正如是矣夫大雅之稱老成人重於
典刑而仲尼謂三十而立某年二十有六尚未能立
敢當老耶又今日不在會中自可削也夫人之美惡
待其自然之譽乃見其實今縱求而得之是諸君待
我素淺可知也所以孜孜不能默受者諸君當世名
流爲人所重一言之出取信將來使後世知諸君子
以輕逸名我復自苦求方以美稱借之益重某之不

可也削之益便某再拜七老

又

某頓首前遣公翰馳信迎候盖初約然亦頗疑酷暑
如此非乘輿之時人還得書果爾及急足回又沐策
問承暑中起居無恙甚慰甚慰前累求新作今者書
尾有自厭之說豈可疾哇淫而欲廢置律呂百花洲
唱和必多欲一讀以祛俗累之心何可得也孫書注
說日夕渴見已經奏御敢借示否蒙索亂道恰來盡
呵呵講席所說何書因信乞示及晝寢之樂當輪閑
者聖俞不得獨擅也謝氏詩昨忘附去今又却尋不

見候見納去矣早藝可畏千萬保重

又

某頓首谷僕來捧書得詢動靜又見詩中所道有相遊從唱和之樂備詳平日幕中所為可勝慰也某此愈久愈樂不獨為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小邦為政暮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示及飲酒今春來頓覺風壅亦不能劇飲如往時承見戒多荷多荷他事非獨不挂口亦不關心固無淺深可示人也某母老多病而身總過四十頓爾心闌出處君子大節有所未果不敢效俗夫妄言爾春暄

千萬保重

又

某啓見謝曾言新生小息不安甚撓懷然書中不言難以為信聖俞居京師宜其不樂然業已至此當少安之某哀苦殊無生理閑中靜思處世無有好处惟當識者自遣之爾云欲來此深荷厚意然恐差遣理當難得遂止為佳已藝慎疾寬中為禱

又

某啓寄惠鼻脚子甚奇趙三書信已領聖俞詩屢見許甚渴見何必自寫小兒輩可錄某亦厭書字因思

學書各有分限殆天之稟賦有人力不可強者往年
學弓箭銳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後又見君謩言學書
最樂又銳意爲之寫來寫去却轉不如舊日似逆風
行船著盡氣力抵在舊處不能少進力竭心勸遂已
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人好筆蹟真可貴
重也今後祇看他人書亦可爲樂不能生受得也數
日陰悶昏然因作聖俞書頓覺豁然如有所釋若遂
一握手可勝爲慰也謝景平文字下筆便佳他日當
有立於世何止取一科第而已吾徒可爲希深喜也
昏太祝且爲伸意某卜葬地尚未買得相次決定當
有書報他也忽忽不宣

又

某啓陸兩果旬不審體氣如何北州人有致達頭魚
者素未嘗聞其名蓋海魚也其味差可食謹送少許
不足助盤食聊知異物爾稍晴便當書局奉見

又

某啓谷正來承惠詩老重深粹不似頃刻成何其敏
妙至此也早來得筆絕佳不圖若此之精其精如此
豈常有耶然久無稱手者乍得甚快意多感多感暑
中絕近文字不得無以度日時因作書簡得一揮毫

歐齋手簡後編 卷之五 三十四
尚可消憂爾人還姑此奉謝

又

某啓雨不止情意沈鬱泥深不能至書局體候想佳
某以手指爲苦且夕來書字甚難恐遂廢其一豈
天苦其勞於筆研而欲息之邪悶中謹白

又

某啓自承在式告兼以假故多遂阻奉見秋氣稍涼
喜承體候清安辱惠建茗此誠近所難得特爲珍貺
也然莫妨待客否恐彼闕當却分納一半也原甫高
論以抑亦當不復較難來日朝中當面叙人還謹此

爲謝某再拜

與李賢良

某啓冗事牽迫久踈奉長者之論不知兩辱過門甚
愧甚愧某來日有少事須出即今幸家居可以拂席
奉俟軒蓋顯企顯企不然當別拜聞貴不失約也某
頓首賢良先生

與曾舍人

某啓奉別忽忽暑候已深不審動履何似某昨假道
于潁者本以歸休之計初未有涯故須躬往及至則
弊廬地勢喧靜得中仍不至狹隘但易故而新稍增

廣之可以自足矣以是功可速就期年掛冠之約必不愆期也甚幸甚幸昨在潁魚所營爲所以少留者蓋避五月上官未能免俗爾毫之佳處人所素稱者往往過實其餘不及陳潁遠甚然俯仰年歲間如傳郵爾初亦不以爲佳蓋自便其近潁爾至此便值酷暑未能多作書相知或有見問者幸外道此意惟慎夏自愛

與蘓編禮

某啓承示表本甚佳前所借謚法三卷值公私多事值方偏得披閱文字更不待愚陋稱述第新法增損今另爲一書則無不可共成一家之言吾儕喜若已出爾謚錄卷帙既多祇欲借草本

又

某啓數日來尊候必更痊安單藥得效應且專服千萬精審無求速功不欲頻去咨問恐煩倦也亦不煩答簡或賢郎批數字可矣

與澠池徐宰

某啓縣人來得書承寒凝公外體氣無恙深慰深慰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

國朝三館修纂 卷之十一
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也代天
論既各有篇目不必謂之代天可也某近權省得罷
稍閑已有削乞洪井若果得則私便尤多况非要任
求之必可得也無欲弟在太學見兒子云甚安某一
向多事少暇他亦踈及門恐知銓中新制破考之事
稍緩若在本州無妨亦可已新年多愛

與焦殿丞

某啓知昨日已登試官庶事便當牽率稍涼體中佳
否近晚或能見過閑話少時恐遂難得暇也麤細米
各二斛聊飼僮僕輩必不以輕鮮為怪有無相通亦

鄰里之常事慙仄慙仄

又

某啓今日見解榜尚疑脫漏姓名然初以得失委命
而進則臨事自應不動于懷此孟子之勇也適飯家
偶早幸略見過閑話某頓首

與姚編禮

某啓專人辱書承守道為學自如甚善見諭紹岩事
止於如此則又何言君子之言必誠誠久必見凡有
諸中未有不形于外者惟當以久見吾子之誠爾禮
記雜亂之書能如此指摘其繆其功施後世無窮非

國朝手簡後錄 卷之一
止効俗儒著述求一時之名也然其中好語合於聖人者多但當去其泰甚者尔更宜慎重如坊記一篇難破請更思之然遇所見但且論次不惜錄示

答孔嗣宗

某啓辱書甚喜尹君誌文前所辨釋詳矣某於師魯豈有所惜而待門生親友勤勤然以書之耶幸無他疑也餘俟他時相見可道不欲切切於筆墨加察加察某再拜

又

東方學生皆自石守道誘倡此人專以教學爲己任於東諸生有大功與師魯同時人也亦負謗而死亡若言師魯倡道則當舉天下言之石遂見掩於義可乎若分限方域而言之則不苟故此事難言之也察之

與蔡交

某啓人至辱書感慰何已且承春序履况清休范公襄事脩以孤苦哀困中杜門郊外殊不知端息情禮都闕但得淮西寄到誌銘豈任感涕文正平生忠義道德之光見於誌謚爲信萬世亦足慰也神刻謹如所論敢不盡心某忝以拙訥獲銘當世仁賢多矣如此文復何所讓但以禮制爲重亦不遲年歲中貴萬

全無他議也。悉察悉察，述夢後序更當勸尋史傳，續報然亦當慎。文正所應至深，某亦疑其有意不用此篇，果如所料矣。試期不遠，行奉賀，加愛加愛。某再拜。

答韓欽聖

某啓：昨使舟行，日不及攀別，深以為恨。人至辱書，伏承署事以來，當此祈寒，體况清福，實以為慰也。外補之樂得之，有素伏讀佳作，益以起予無用之質。衰病颯然，造物者畏浮議，以見縻，奈何奈何。歲晚以時自重，人還謹奉此為謝，不宣。某再拜。欽聖提刑學士。

答張學士

某啓：前日專詣舟次，值不在略，見賢郎比欲旦夕再祇候，而大雨連綿，無由出門，兼恐已行辱手教，乃知即今方行，不獲面別，惟以時自愛，瞻企何已。東南應亦有所欲，但倉卒不暇，續當有信咨煩也。蔣同年千萬為伸意，近得書亦當得作書也。南郡近有書去矣，人立待草。

與刁學士

某啓：前日承寵訪，秋暑計尊候康和，以居處狹陋，欲卜定力，約數君奉同閑話。一日既稍寬涼，又佳水烹，一兩盃茶，幸告月初，約一日恐為會處多，故先次咨。

啓

答連郎中

某啓承賢郎小娘子見過故人有佳兒女朋友所當共慶也兼辱簡字惠以熊白并踏鮓等皆飲酒具獨患累日苦目昏未能近盃杓也朝暮乘閑道話

答正寺丞

某頓首今日食後就寢方覺擁被卧讀太白集忽辱佳篇豈勝感愧當亦牽強為報恐滯使人且此為謝

與蔡省副

某啓昨日無以為禮深用慙覲宿來動復想佳然中席遽起遂不可留爰此新例他時東齋之會敢不遵用故事也適得冲卿簡言原父已送詩云某殊未有句欲借一拭目以發衰鈍三日欲去出城送冲卿能往否此不敢強問及之

與裴學士

其啓公私冗瑣人事多廢不獲奉問忽已踰時專人辱書承經寒氣體清安稍慰瞻想也某年齒日增心志日耗材薄任重憂責無涯故人在遠誰與教告誠未知稅駕之所也如晦代歸有期竊承私門多所憂撓顧知紛此世少無事人也惠柑誠為佳物然不

飲已期年矣茶須嘗方敢致謝嚮春和更希慎愛專
人還謹奉此不宣某頓首如晦學士足下二月三日

與薛少卿

某啓到此已將百日牽牽如初以此久不奉問遞中
并人至兩辱書承寒來寢味多福霈恩進秩不敢爲
賀彼此然也某比區區幸事漸少稍息肩奉告作鞍
蓋爲郡人哂其太陋示相次專人附銀去式樣一依
官品可也冗事乃煩長者惶恐惶恐餘具後信冬冷
保重

又

某啓昨夕承過顧經宿熱未解甚可苦也體中安和
數日有人將一馬來行亦快不見驚蹶不知毛骨如
何云要百千爲定價直否試令牽呈昨夕忘却閑話
及幸告批示草辭九方專令咨請不罪不罪

又

某啓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
想近入京衙校過穎捧手教尋於逸中奉狀必速視
聽某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爲挂冠
之請遠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乞須且勉赴到任
徐請飯休未遲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

至蔡別拜狀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又

某啓專人辱書承秋暑休候康適貴眷安寧甚慰甚
慰某茲者告老得請恩典殊優出於萬幸穎蔡至近
雖冒大熱信宿便至遂為閑人庶事皆如素計惟當
營舍久而僅了族大費廣生事未成倫理頗亦勞心
然措置稍定不復更令入耳則是人間無事人尔知
幸知幸承冬中當替暇可遂相見豈勝欣願但恐未
間別有美命也某此老幼幸如宜聞相去祇四程必
時得書問往還殘暑外多愛

與陳比部

某啓惠荅簡承臟腑已安和甚慰惠茶籠所作極精
至石屏大是奇物可珍可珍但不得中間一片則不
成器千萬為早取之此物他處未嘗見石屏世故多
有未有若此簡易而工妙也稍涼見過閑話某再拜

與馬著作

牡丹記荔支譜久欲附呈以候刻跋尾數千字以是
替遲不恠不恠病目固不能書然君謨不肯為他人
書而獨為某書此朋友間自是一事不可不記故勉
自書取笑取笑

又

淮西支郡蕭條何敢奉屈然吾儕以道為樂亦應不以閑要為計某至潁旦少盤桓俟如蔡即當發削若遂所乞衰拙之幸多矣塗次餘未及詳

與顏直講

某啓董君來辱惠音竊承履况佳適感慰曷已學館誠岑寂然塵事不到足以專志經籍則其所得與其樂豈不多哉某今春日疾愈甚東州民物可樂處多但自以衰病少惊尔董君到必為言也

又

某啓近辱書承春寒為道外無恙甚慰企仰竊憶去秋將離青社曾一奉書未審得達否某衰病如昨幸得閑暇偷安但苦病目不能看書無以度日詩義未能精究第據所得聊且成書正恐眼目有妨不能卒業盖前人如此者多也今果目視昏花若不草草了之幾成後悔所以未敢多示人者更欲二三君講評其可否爾但未知相見何時也報筆特難莫布萬一漸暖加盥

又

某啓近辱書承涉暑講道外康和甚慰兼蒙以皂繹

先生集爲示某自少時嘗得傳誦數篇每恨不見全編不意茲時頓飢渴藏家著錄以傳後世榮感榮感某以經春老病在告近已復尋在毫之請方治裝以俟命區二未遑悉布惟毒熱加愛

又

某啓近小吏許充行奉書方在道人自都來又辱惠問豈勝感愧兼承秋暑爲况多佳某自蒙恩許某告老榮幸感激之懇前書已粗布惟乍還里閑人事少勞而奮苦目足之疾得秋增甚奮書編藁未經一二君商摧今遂復田畝會見無期此爲恨爾餘粗如宜

幸不多恤嚮冷惟加愛

與十二姪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裝當思報効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物外不曾買一物汝可

安此爲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理十二郎

又

承示近文抵如此作得也但古詩中時復要一聯對屬尤見工夫并門當因書言去昔選人有陳奇者舉主十六人仁宗見其未嘗歷選調特旨不改官以戒馳騫者初官宜少安之

與十三姪奉職

奉職自赴任不曾得書到官下想安樂汝孤寒曾受辛苦知道官職難得每事當思愛惜守廉守貧慎行則守此寸祿而已十四郎今却令回此子自縣中來

見其衣裝單薄汝只親兄弟兩人今食祿庶事宜均給更且戒約勿令出入無事令學書識取些字從來失教訓是事不會男子如此何以養身今遣人將得來即更不言若未得來即汝因事至府中面告言吾令汝請文字且與請取求的便附來春寒好將息不具吾押送

歐蘓手簡後編卷上終

歐蘓手簡後編卷下

平安 松本慎幼憲編輯

東坡先生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如何
即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上弄水挑菜便過
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
實雖才者犹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
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
揚宗文之流徃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

區黃子伯後錄 卷之一
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至今
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

與李公擇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
本以鉄石心腸待公何乃示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
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
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
中必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
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
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
僕豈發此者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與康公揆都官

某稔聞才業之美尚淹擢用向承非罪被移衆論可
怪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久不得書承示諭方知
得蜀州應甚慰意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
人之至此者絕少舉目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投餘
隙輒出覽亦自可率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得
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未知會晤之日但有
企詠

與李之儀

區輿手簡後錄 卷之十一
某以囊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兩處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已決歸許下矣但須少留儀真令兒子往宜興刮削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去歲在蕪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叔靜雲端叔一生坎軻晚節益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嘉味乎叔靜相友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忝契不罪

與毛澤民推官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閑知之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耳佩荷厚意永以為好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堪強作報滅裂死罪

與黃魯直

有姪壻王即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為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為先容嘉其有奇操故為作書然奮

聞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為一言眉山有程遵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即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為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

與南圭使君

某啓廢逐之餘始獲傾蓋贛上懽逾平生遂復托跡治下薰濡之喜既深煩懃之媿亦厚共狼狽遠年悼懼失圖仁人愍惻所以慰藉津遣云者可謂備至求之古人亦未易得况世俗乎懷感之極殆難云喻違濶數日起居何如同望羅浮蔚然天表如見顏色此心可知有少幹回此四五日廼去江海闊絕復見何

日然共此大塊耳亦奚足云萬二為民自重人還奉手啓上謝萬一不宣

與馮仁祖

蒙示長牋粲然累幅光彩下燭衰朽增華但以未拜告命不敢具啓荅謝感怍不可言喻老瘁不復疇昔但偶未死耳水道間關寸進更二十餘日方至曲江首當詣字下區區非面不既乏人寫大狀不罪手拙簡略不次

與黃師是

行計屢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愍一年在道路

區... 卷三
兵不堪復入汴出陸又聞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委之已決意且夕渡江過毗陵矣荷憂愛至深故及之子由一書政爲報此事乞蚤與達之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爲賢於不掃也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焉有詩錄呈簾卷疑穿戶不扃隙塵風葉任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歌枕床前有月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與廣西曹司勳

公勸某不作詩又却索近作閑中習氣不免有一二然未嘗傳出也今錄三首奉呈看畢即毀之切祝千萬惠州風土差善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報有永不叙復旨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子由頗得書甚安某唯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興見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肉耳此書此詩只可令之邵一閱餘人勿視也

與滕達道

某到黃彼聞公初五日便發由信陽路赴關然數日如有所失也欲便歸黃州又雨雪間作向僧房中明窗下擁數塊熟炭讀前漢書戾太子傳贊深受之反復數過知班孟堅非庸人也方感歎中而公書適至

意思豁然稍晴暖當陽羅江上放舟還黃也

又

某再拜見或不為外境所奪佩此至言何時忘乎王
經臣者觀其語論復似颯颯然其言未足全信也所
傳小詞為偽託者察之然自此亦不可不察也回文
比來甚奇嘗恨其主不稱若歸吾人真可謂得其所
哉亦須出也元素若果來一段奇事當預以書約之
今携後生來一夔足矣冗迫久不上狀伏想台候勝
常某蒙庇如昨未還老哲輿望缺然更與頃時為國
自重

與孫叔靜

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
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
問至新興病亡官為藁殯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
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
絕過永而南更當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
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為一言
於彼守令各少修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
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答曾子宣

區集三卷後錄 卷二十一
某啓流落江湖晚復叨遇惟公知炤如一日也孤愚
寡與日親高誼謂可永久不謂尚煩藩翰之寄違闕
以來思仰日深辱書教伏審履茲秋涼台候萬福欣
慰之至二聖思治求人如不及豈久外惟千萬爲國
順時自重

與傅維巖秘校

衰病裁答草草不訐知不久美解即獲會見至喜至
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且夕再遣馮何二士面稟亦
有錢物在二士處此不覩縷曾城荔子一籃附去人
持上不罪不罪

與林天和尚長官

某啓昨辱訪別尤荷厚眷恨老病龍鐘不果詣達愧
負多矣經宿起居何如果成行未忘已爲民誰如君
者願益進此道譬之農夫不以水旱而廢蓰菘也此
外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近數奉書想皆達雨後晴和起居住勝花木悉
佳品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雅意無窮未即
面謝爲媿人還忽忽不宣

與張朝請

某啓又不上狀想察其衰病多畏非簡慢也新軍使
捧教字且審比日起居佳勝感慰兼極某到此數臥
病今幸少間久逃空谷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又復
悵然尚冀若時自厚區區之餘意也不宣

荅楊濟甫

某近領臘下教墨感服眷厚兼審起居住勝某此與
賤累如常舍弟差入貢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
盛但愧然獨處無與爲樂所居廳前有小花園課童
種菜亦少有佳趣傍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
頗便野性也漸暖惟千萬珍重

又

近領來書喜知眠食佳安某此與賤累皆安陳列舍
弟並安不煩念及久客都下桂玉所迫囊裝並竭今
冬積雪四五尺儼屋弊陋殊無聊惟日望一差遣出
去耳未由披奉千萬珍重

與周開祖

某忝命皆出裝借尋自抗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
野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
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
風俗既推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

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令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真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又

迹中辱書教，累幅如接笑語。即日遠想起，佳勝某此無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想去益遠，兵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事紛紛，皆不足道。惟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得可不免為之出涕。讀所示記文，述畧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欲

作一首哀詞，未暇也。當作寄去，開祖筆力頗長。魏武所謂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業真難得也。寄示山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詩清絕，輒和兩首，取笑浩然亭。欲續和寄去，今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遣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手冷殊不成字，唯冀自重而已。

答陳履常

遠承寄貺詩，刻讀之洒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躅之難繼也。輒和光祿菴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

投之可也接骨丹方謹錄呈高密連年旱蝗應副朝
方百須紛然疲示蕭日候逐企仰仙館如在雲漢矣
因風不吝誨字

與賈耘老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
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
作恠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一開看能飽人否若
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
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
以付之也

與朱康叔

章質夫求琵琶歌詞不敢不寄呈安行言有一既濟
鼎樣在公處若鑄造時幸亦見爲作一枚不用甚大者
不罪不罪前日人還曾附古木叢竹兩紙必已到今
已寫得經藏碑附上令子推官待下計安勝何時赴
任未敢拜書也

與胡深夫

年到整葺想勞神用浙西數郡例被霪雨颶風之患
而秀之官吏獨以爲無災以故紛二至此公下車倍
加撫綏不惜高價廣糴以爲嗣歲之備憲司行文欲

收糴米此最良策而推戶專斗所不樂故妄造言語
聰明所照必不搖也病中手字不謹

寄朱行中舍人

某啓別後兩奉狀想一聞達比日履茲春和台候
勝常某留滯贛上以待春水至至此月未乃瞻望惋
悵南海維外然雅量固有以處之矣詩酒之樂恨不
日陪接也更冀若時爲國保練不宣某再拜

又

少事不當上煩東莞資福長老祖堂者建五百羅漢
閣極宏麗營之十年今成矣某近爲作記公必見之

塗中爲告文安國篆額甚妙今封附去人公若欲觀
拆開不妨却乞差一公人齎附祖堂者不罪某再拜
答范夢得

久不奉書愧負不可言不審比辰起居佳否某此相
遣但親友踈闊旅懷牢落尔屢得蜀公書知佳健二
家兄書云每去輒留食二倍於我輩此大慶也頗得
潞公手筆皆詳悉精好富公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
許人信否君實固甚清安得此數公與焉差慰人意
無緣言助惟順時自愛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嶼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尔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則文公前已有瓦屋其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又

濟南境上為別便至今其間何可不有置之不足

道也專人來忽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某到黃已一年半處窮約故是宿昔所能比來又加便習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畊漁樵真有餘樂承故人千里問訊憂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會合臨紙惘惘

又

承三手廬墓葬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弟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益增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尔奇逸耶僕所恨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

子由不住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珍感虛直講
一帖不疑近世筆迹可愛可愛近日始解畏口慎事
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書簡且告勿入石至懇至
懇某再拜

又

寄惠建茗數品皆佳絕彼土難得更蒙輅惠慚慚
悚沙魚赤鯉皆珍物感作不可言拙劣毫不識其爲
何物但珍藏之莫測所用因書幸詳以示諭也近有
李明者畫山水新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橫卷
頗長可用木床繞屏附來人納上江郡乃無一物爲

回信慙悚之至兒子無恙承問及

又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
爲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
上俯臨斷岸几席之下即是風濤掀天對岸即武昌
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即
即可相見也

與王慶源

陵州遞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
即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

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况如不佳退之所謂居
閑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若心正
此謂兵如叔丈年來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兄以安健
無事多子孫為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田里
但言此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更冀以時
珍重

又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
至值歲飢人豪剽劫無虛日凡督捕姦宄五七十人
近始肅然聞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
時登高西南引領即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
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教倒
載也

與鄭嘉會

舶人回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佳勝貴眷令子各安某
與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佳又不欲
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居五間一龜頭在南汗池
之側茂林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
費貧窘耳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諸史滿
前甚可與語者也著書則未日與小兒徧排齋整之

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願某念之有可以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舊有契因見道區區

又

邁後來相見否久不得其書聞過房下臥病正月尚未得耗亦憂之公為取一書求瓊州海舶或來人之便封題與瓊倅黃宣義託傳達甚幸也見說瓊州不論時節有人舩便也衆妙堂記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適有此夢夢中語皆有妙理皆實云尔僕不更一字

也不欲隱沒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醞釀者故出之

與梅守黎希聲

夫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即日遠想起居住勝承朝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留雖滯留高步士論未厭而鄉閭之慶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人之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某久去墳墓貪祿忘家念之輒面念但差使南北不敢自擇尔何時復得一笑為樂尚冀為時自重

與文與可

與可抱才不試遁道弥久尚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

當在即然廟廊間誰為卹公議者乎老兄既不計較但乍失為郡之樂而有挂王之困又却不見使者嘴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知今其得免水患否子由頗得書甚安示諭秋冬過親甚幸令嗣昆李各計安勝為學想皆成就矣

與歐陽仲純

去歲城東屢獲陪從蒙益既多樂亦無量既別日若賤事不克馳問慙負不可言即日起居何如見報除審簿信否殊不知即日從者所在徒有仰詠某蒙庇粗遣彭門本無一事足以藏拙河水一至事無不有中間幾殆者數矣必亦聞之今方稍安而復秋之患未可量蓋命窮所至感名此何時復一笑之樂也近詩數首聊以破顏餘寒萬萬以時自重

答呂熙道

平時企詠賢者獨恨隔閏耳既至治下謂當朝夕經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忽遽捨去可勝歎耶別來方欲上聞先辱手教益增悚作比日起居何如後會不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

弟扑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愛有幹不外

與陳大夫

某啓蒙惠竹簟剪刀等仰服眷厚歐陽文忠公云涼竹簟之暑風遂得此味近日尤復省事少出去歲冬至齋居四十九日息命歸根似有所得且夕復夏至當復閉關却掃古人云化國之日舒以長妄想既絕頽然如葛天氏之民道家所謂延年却老者殆謂此乎若終日汲汲隨物上下者雖享耄期之壽忽然如

白駒之過隙爾不敢獨享此福輒用分獻想當領納也呵呵

荅范蜀公

承別紙示諭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崇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間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為城池搯詩書以為干楯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感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犹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斂衽而况學之者耶聊復

信筆以發公千里一嘆而已

與陳李常

鄭巡檢到領手誨具審到家尊履康勝羈孤結戀之
懷至今未平也數日前卒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
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枉先生為深憾耳呵
呵示諭武昌田曲盡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
還人諸物已領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想
秋末相見必得拜呈也近得李長吉二詩錄去幸秘
之日疾必已差茂木清陰自可愈此餘惟萬萬頌時
自重

又

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為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
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檀去安置所而
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
言何所不至若大需之後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
為深慮之仍且密之為上

又

疊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
公何也公養生之效歲有成績今又爾病彌月雖使
臯陶聽之未易平及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

謂害脚法師鸚鵡禪五通氣球黃門妾也至禱

荅程全父推官

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述詩一軸為賜尤重
流傳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
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為二
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溫麗與陶柳真為三矣此道比
來幾熄海北又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住勝
某與兒子亦粗遣窮困日甚親友皆踈絕矣公獨收
卹如舊此古人所難也感怡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
愛

荅程天侔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為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
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來訊喜侍奉
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
惠州後大兒子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
矣此間食與肉病與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
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尔惟有一幸無甚瘴
也近與兒子結茆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
不費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
言也尚有此身附與造物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

可者故人知之免憂夏熱萬萬自愛

又

近得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
前會豈非一夢耶僕既病僕不出然亦無與往還者
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煙
雨濛晦真蟻塢獠洞也惠酒絕佳舊在惠州以梅醞
為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又

白雀峯新居成當從天俾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
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礎稍大不傷

根者為佳柑橘抽荔支楊梅枇杷松栢含笑施子謾
寫此數品不必皆有仍告書記其東西不罪不罪

與徐得之

得之脫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為賀所用
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知似大早計然俯仰
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促吾儕日益潦倒爾恐得之
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闕人抱孩兒深為不皇呵呵

與趙德譽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
愧矣佛施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為

無理也呵呵酒二壺迎勞唯加鞭

與孔毅父

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
熟觀所歷數路民皆積久為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
民未蘓者正坐此事耳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
者乎此間去公咫尺耳而過徃妄造言語者或云公
欲括田而招兵近問得皆虛想出於欲邀切賞而不
願公來者乎事之濟否皆天也君子盡心而已無由
面見臨紙惘惘

又

到此得所賜書即於逸中上謝豈不達耶續蒙示諭
王景尋文集某犹及從其人游當依所教然近日士
大夫以某不作銘誌故變文而為集引身已屢辭之
今恐未可遽作也不罪不罪前日得舍弟書報志公
婢偶傷人湯初甚驚惋連得書已全安無痕矣恐要
知在京數日見其慧利長進無病後毋撫之如已出
也除夜紛紛奉啓不謹

答張嘉父

久不奉書過辱下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感慰
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儒者本務又

何疑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仁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以為難未敢輕論也凡人為文至老多有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成之然後為得也愚意如此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

與程正輔提刑

近鄉僧法舟行奉書必達惠州急足還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罷不詩域醉鄉二首格力益精妙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子由及諸相識皆有書痛戒作詩其言切甚不可不遵用空被來貺但慙汗而已兄欲寫陶體詩不敢奉違今寫在揚州日二十首寄上亦乞不示人末由會合日聽除音而已餘唯萬萬君時自重

又

竄逐海上諸况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一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為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

某獲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部守示
不往拜其意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
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未禮而
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
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德孺懿叔久不聞耗想頗
得安問八郎九郎亦然令子幾人待行若巡按必同
行因得一見又幸舍弟近得書云在湖口見令子新
婦亦具道尊意感服不可言

又

廣倅書報近日颶風異常公私屋倒二千餘間大水

盡拔乾明訶子樹已倒此四百年物也父老云生平
未見此異老兄莫緣此一到南海相視為佳惠人亦
望使車一來若早到民受賜多矣必察此意獄事辱
老兄按正遠近心服闇繆之人亦緣兄免此冤債當
沒齒荷戴乃更恨耶好笑好笑

又

知已登舟歲巡連州切望不惜數日之勞一游羅浮
家居悒悒觸物增懷不如且倘祥山水間散此伊鬱
也仍望先令人來約徑去山下伺候也

又

長至俯迺不獲稱觴祝頌之懷難以言諭比日起居
增勝憲掾顧君至辱手書感慰倍常顧君信佳士伯
樂之既固無凡足也某凡百如昨自至杜門不見客
不看書凡事皆廢但曉夕默坐作小象定雖非至道
亦且休息平生勞弊且爾小期百日兄憂愛之深故
白其詳不須語人也所謂以得為失者夢幻顛倒類
皆如此尔末由瞻奉冀萬萬若時自重

又

忽復殘腊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急足
回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語五章字字新奇嘆
咏不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想加悽斷終無益惟日
遠日忘為得理也某近苦痔殊無聊杜門謝客兀然
坐忘爾新春為國自愛早膺北歸殊寵

答王敏仲

春候清穆切惟撫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遠邇
濕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適遷新居已浹日小窓疎
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未期瞻奉萬萬為國
自重

答王莊叔

遠辱教書具道三十年前都下與先人往還伏讀感

國朝手簡後集 卷之一
涕仁人念舊手簡見及足兵書辭累幅禮意莊重此
何過也伏審斬焉在疚哀慕之餘起居如宜某罪廢
遠屏有玷知識重蒙裝飾衰朽增光會合未期尚冀
節哀自重

與蔡景繁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况他人也
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拊掌惠及人參
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到聞
奇益瑋曩恨不一往也前日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
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命脆促真在呼吸間耶益令
人厭薄世故矣少張徒步奔喪死之日囊橐罄然死
無以斂其弟麻城令尤貧云無寸壠可歸想公聞之
悽惻也料朝廷亦憐之如公言重可為一言否輒此
僭言不深謹否

與王慶源

竄逐以來日與作書為問舊既懶惰加以閑廢百事
不舉但慙怍而已即日體中何如春愛各佳某幼累
並安但初到此表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
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
天為舟履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

如山不復吞也此味甚佳生未嘗有此適知之免
憂

吞王敏仲

再辱手教感戴深矣仍審比日台候康勝至慰至慰
某凡百如昨新居且夕畢工即遷入長子邁自浙中
般挈由循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此漸似無事可以却
掃安居矣新政豈弟已穆然嶺海間矣更蒙下訪租
識仁人之用心也欣慰之極未緣面盡臨紙惋結

與李公擇

秋色佳哉想有以為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

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
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
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
或問習海南者子由近作棲賢僧堂記讀之慘凜覺
崩崖飛瀑逼人寒栗

與周文之

近蒙寄示畫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與大寒
甚暑秋冬之交勾萌恣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
之運默作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
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即其所安而與

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請題榜也

與蔡景繁

承愛女微疾今已必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憊甚矣臨臯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嘗携家一遊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渡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鉄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黃阪新令李顛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比來所見小有才多俗吏儔輩如此人殆難得公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茸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舒蒙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

又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之切痛割難堪奈何情愛著人如繭膠油膩急手解雪尚為沾染又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為佳也劣弟久病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尔犹不恤况

謾傳耶無由面談為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未間惟
萬萬為國自重

與秉元脩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
東坡荒廢春箏漸老餅餠已入未限聞此當伺駕耶
老兄別後想健某五七日来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
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佳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
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
生兩瓢無恙四栢亦吐芽矣

答賈耘老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
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
公見時且為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
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
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答史彥明主簿二首

新寧想未赴上前所欲發書至時可示諭也程懿叔
去後旅思牢落聞已到郡兵寄惠秋石極感留意新
春龍鶴菜根有味舉箸想復見憶耶

答龐安常

區董子全同後錄 卷之二
久不為問，思企日深。過辱存記，遠在書教。具聞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惠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豈獨為傳世不朽之資，蓋已義貫幽明矣。謹當為作題首一篇，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久作也。老倦甚矣，秋初決當求去，未知何日會見。臨書惘惘，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人生浮晚，何者為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便當為作數百字，仍欲送抗州開板也。

答濠州陳章朝請

每辱不遺時，枉書問，感愧深矣。比日起居佳勝，某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論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示。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切望憐察，示諭學琴，足以自娛，私亦欲，但老懶不能復勞心耳。有廬山崔閑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江俸遞中辱書，此人回欲裁謝，適苦寒嗽，而此人又告去甚急，故未果。且為道此，其子文格甚高，議論與世俗異也。可畏劉宗古，近過此，甚安健，絕無遷謫意。江親亦可與言。

與揚君素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日以為愧比
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異常
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枝
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自心空閑自然得
道也某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
望頃時自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手啓上問

與王慶源

窮僻少便久不上狀竊惟退居以來尊體勝常黑頭
謝事古今所共賢二疎師傅淵明縣令均為高退昔
人初不為優劣也謹以此為賀二子學術成就瑞草
擣果木成陰卧想數年出仕無一可愧者此又有餘
味兵除却虛名外物不知文太師何以加此想當一
笑也某蒙恩量移汝州回念墳墓心日斷絕方作舟
行何時復到汝後又須營辦生事此身漂然奉羨何
及乍熟惟萬萬頃候自重

與程懿叔

某啓疊辱車騎皇悚不可言晚來起居住佳勝公詩清
拔范老奇雅真一段佳事也盛製必自有本輒留范
詩納上風色未穩來日必未成行不一

與王定國

數日卧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塔清虛
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永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
病輒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
之物公乃以此為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
劇口大罵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
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仰意

與江惇禮秀才

罪廢屏居忽辱示問累幅祭覽之茫然自失比日侍
奉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見君之王父也追想

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溫雅
指趣近道庶幾昔人三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舉
非其實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略也久不
得貢父翁書因家信略為道意無緣面言臨紙悵

答李方叔

某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逾涯朽鈍不能副
其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餞餘年不
知果得此願否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矜飾以
重其不幸承示諭但有愧汗耳

答舒堯文

區東子任後錄 卷之二
午睡昏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頗示醒快
若清風之吹得當之也大抵詞律莊重叙事精緻要
非囂浮之作昔先零侵漢西疆而趙充國請行吐谷
渾不貢於唐而文皇臨朝嘆息思起李靖為將乃知
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此然而霸雖齊陳
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己公自於彼不
同也奈何欲為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而給諸
不敢當即承來命少資嗚噓

與揚元素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

公必聞其略蓋為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
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
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
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
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為人言也

與佛印禪老

收得美石數百枚戲作怪石供一篇以發一笑開却
此例山中齋粥今後何憂想復大笑也更有野人於
墓中得銅盆一枚買得以盛怪石并送上結緣

又

經年不聞法音，經術荒澁，無與鋤治。忽致手教，累幅稍覺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住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近方弛擔，老病不復徃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可畏也。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為衆自重。

與浴室用公

去鄉久不復相聞，知得來示及退翁書，乃審公正信法子而吾先友史彥輔十三丈之甥也。又承寄示正信偈頌塔銘，感嘆不可言比。日法體勝常，知長講起信，自講入禪，把纜放船，甚善。輒題數句塔銘，後以補

闕逸未即相見，千萬為法，自重大雪後，手凍不復成字。

答圓通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論也。自惟潦倒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不可得，而況世外之人相望而不之見，耶不謂遠在音問，推予過當，豈非留門多病，息黥補劓，特有良藥乎。未脫罪藉，身非吾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恩許歸田，當畢此意也。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為別至今耿耿譴居窮陋往還斷盡
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怍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札翰
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于夢
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
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遊未易議
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與泉老

今日忽有老人來訪姓徐名中鬚髮如雪云七十六
歲兵示兩頰雖非奇特亦有可觀子然一身寄食江
湖間自傷身世潜然出涕不知當死誰手老夫自是

白首流落之人何暇哀生然亦為之出涕和尚慈悲
普救何妨輟叢林一席之地日破一分粥飯養此天
窮之士盡其天年使不僵仆道路豈非教法之本意
乎請相度一報如何令人製衣物去此人雖不審其
性行決是讀書應舉之人垂死窮途之士百念灰冷
必無為惡之疑幸望慈憫攝受不罪

歐蘓手簡後編卷下終

松本愚山先生著

歐蘇手簡考證

巾箱本
二冊

近刻

寛政九年丁巳歲正月吉辰

植村藤右衛門

林 權兵衛

楠見甚左衛門

京兆書肆

京都支店

和樂堂 島林專次郎

滋賀縣下大津中町通菱屋町

京都書林

博文堂 島林專助版

上京第廿九區二條通高倉西入町

